



· “十三五”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·

黄文军◎著

凡平的奇幻森林

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

FANPING DE QIHUAN SENLIN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

凡平的奇幻森林

黄文军◎著

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黄文军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凡平的奇幻森林 / 黄文军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7.8
(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)
ISBN 978-7-5505-1198-9

I. ①凡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2723号

出 版 人: 刘明辉
策划编辑: 刘明辉 毕华书 葛 欣
责任编辑: 檀 月
封面绘图: 粟西米绘画工作室·董颖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
插图绘制: 粟西米绘画工作室·董颖
责任校对: 李玉芝
责任印制: 徐丽红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地址: 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6号三丰大厦A座18层
邮编: 116023
电话: 0411-83621171 / 83621075
传真: 0411-83610391
网址: <http://www.dbjsj.com>
<http://www.dlmpm.com>
邮箱: dlcbshxetwxb@sina.com
印 刷 者: 大连一合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 mm × 220 mm
印 张: 8.75
字 数: 100千字
出版时间: 2017年8月第1版
印刷时间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505-1198-9
定 价: 19.0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目录

Mystic



一、篱笆小院 / 1

二、不速之熊 / 7

三、画中村 / 14

四、顿顿的静河 / 21

五、雨巷、狐狸和茶杯鲸 / 29

六、绿灯笼茶馆 / 37

七、兔子的胡萝卜大餐 / 49

八、明暗灯的密道 / 56

九、二分之一原野 / 63

十、迷宫与先知的声音瓶 / 71



十一、遇见蜗龟考拉 / 81

十二、山海镇与挤挤车 / 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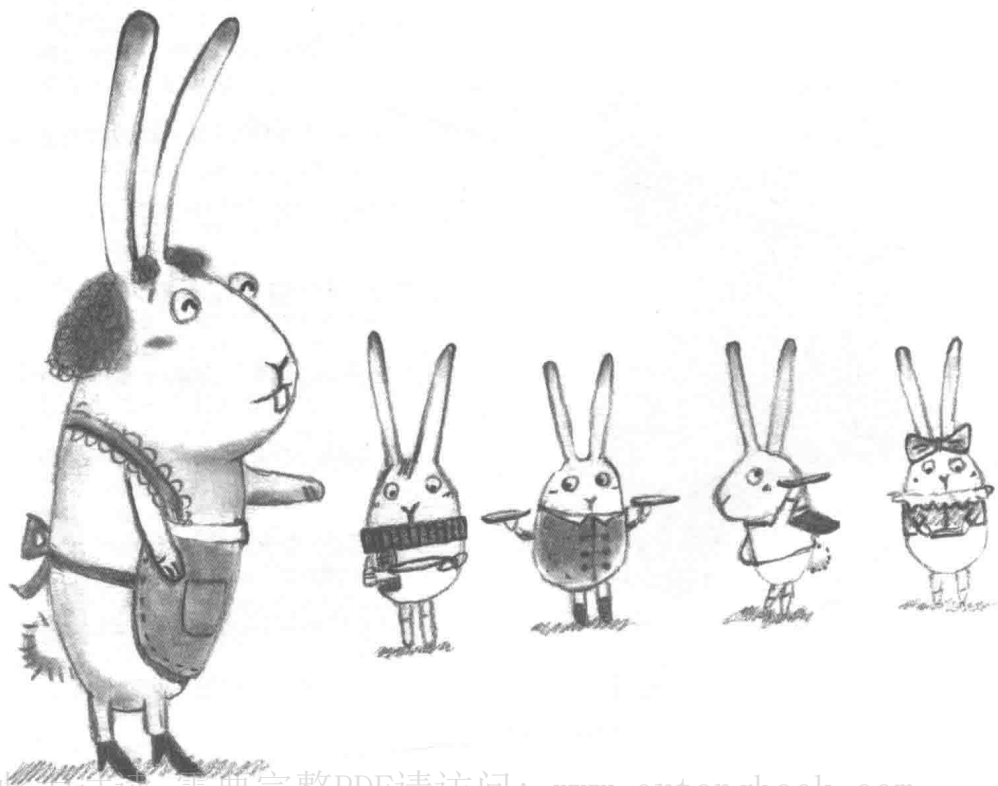
十三、熊的不辞而别 / 98

十四、动人之城 / 105

十五、龙蛇古巷 / 112

十六、桔荣大狮 / 118

尾声 再见，无尽森林 / 126





一、篱笆小院

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更不是在遥远的未来，就是现在，在某个不知道名字的小城的边缘，有一座不起眼却不平凡的篱笆小院。

篱笆小院的中心是栋小楼。小楼不高，即便加上低矮逼仄的地下室，也只能勉强算是三层楼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小楼处处都透着破旧、黯淡。青石台阶上的缝隙里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草，攒尖的屋顶上也立满了灰绿色的瓦松。不管怎么铺油毡换瓦片，屋顶总是会漏水；不论镶了多少面镜子，让光线来回反射，屋内的光也始终昏沉暗黄；泛黄的墙皮会不时剥落，屋角的钢琴永远都在走音，墙上的壁画早已褪了颜色，屋里的木头陈设也经常咯吱作响……

小楼外的篱笆当然也不可能是漂亮的月季与蔷薇，不过是些横生斜长的野牵牛和耐贫瘠的海滨木槿罢了。它们有的白如冰雪，有的红如玛瑙，倒也不失为一片不错的景色。

一直以来，小院的主人都被大家亲切地唤作院长。事实上，那



位头发花白、脚步蹒跚的无名老太太完全受得起这样的尊重与敬仰。她是那么和蔼可亲，宽厚善良，有着一颗比大海还要宽广、比针尖还要细、比棉花还要柔软的心。

这些年，在这栋和她一样风烛残年的小楼里，她收留了好多孤儿。

她给孩子们吃的穿的用的玩的，教他们读书写字说话绘画，陪他们度过风雨与黑暗，走过迷茫和伤心，又将他们送进了想收养他们的温暖的家庭。

是的，像归乡的大雁，或者像洄游的鲑鱼一样，孩子们一个个都走了，除了——凡平。

事实上，凡平是他们中间最聪明最勇敢的孩子。可每次院长把他带到一对对渴望领养孩子的夫妇们的面前时，他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嘴角流着口水、说话颠三倒四的结巴。

“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夫妇们或是笑盈盈或是挺严肃地问。

“凡凡平平……叫我我我……凡凡平平……我叫。”凡平总是在装作思考了好一阵子后，给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回答，还伴以傻乎乎的咯咯笑。这样的傻笑，总会让人望而却步。

“这孩子的脑子不会有问题吧？”每一次，夫妇们都是失望地站起身，摇头而去。

望着夫妇们离去的背影，院长也只能摇头苦笑，心疼中带着心酸地叹息着：“这孩子啊，唉，这孩子……”

这个时候，凡平总是不愿和院长对视，默默地低着头，咬着嘴唇不说话。

当篱笆小院里还很热闹的时候，院长总是念叨，这里不过是一艘孩子们临时搭乘的渡船，过了河，进了湾，就该靠岸了。

可凡平却觉得这儿就是他的家——身体的家，心灵的家，甚至还是灵魂的家。

他不舍得离开，尤其是看着院长越来越老，越来越孤单。

他也害怕离开，不只是一点点害怕。

他越来越多地坐在篱笆小院的那口古井边，望着井里天空的倒影发呆。

与别的孩子不同，凡平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被家人抛弃的。他被丢在遥远的他乡时，已经到了懂事的年纪。对于回归家庭，他一直有着莫名的恐惧。那恐惧犹如长满吸盘的八爪鱼的触手，紧紧缠绕着他，片刻不肯松开。为此，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名字“平凡”调了个个儿，改为拗口的“凡平”。这是一种对过去的告别，庄严而决绝。

于是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凡平一直与院长相依为命。

漫长人生路，相聚真的只是一段让人欢喜的小变奏，而分离才是主旋律吗？

凡平起初不是很懂，也不太想懂，可再不想懂，也终会有懂的时候。

终于，在一个雨夹雪的寒冷冬夜，病重的院长在喝了一碗凡平熬的蜂蜜红豆粥后，如一头大熊般开始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次，也是



唯一一次长眠。

她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离开，提前设计好了自己的葬礼。

清晨，当凡平端着温热的洗脸水来到院长病榻前的时候，他惊奇地发现，院长睡得很安详，笑得很甜蜜，对于一个病重的老太太而言，这样的正常，实在是太不正常了。

就在凡平发觉院长的身体僵直、呼吸已然停止的刹那，院长身下的床突然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：四边的床板以极快的速度翻转折叠，须臾之间变作了一具棺木；床的四脚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拢，只剩下四个滚轮。

地板也像底下装了机簧一样变得倾斜，装着院长遗体的棺木迅速滑进了墙边的壁炉灶里。凡平甚至来不及发出哭喊，壁炉里的火已经“轰”的一声，自行燃烧了起来。熊熊的火焰令人无法靠近，凡平只能怔怔地站着。

当火焰熄灭的时候，壁炉里除了一小堆七色的灰烬，便什么都没有了。

若不是为了照顾我们，以院长的个性，应该会去很远的地方旅行吧。凡平这么想着，便拾起了那些七色的灰烬，来到了屋外，任由凛冽的风将它们从手中吹走，或是飞向不知高几许的天空，或是落入了蜿蜒向远方的潺湲溪。

终于只剩下凡平一个人了。站在空荡荡的篱笆小院里，凡平忽然陷入了无尽的落寞，仿佛自己站在了一团虚无的空气中间，所经历的每一分钟都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。

院长去世后的第七天，天边突然飞来了一群不知名的鸟。那群鸟仿佛一大团黑云，乌压压把小半个天空都遮住了。群鸟越飞越近，越降越低，好似一个巨大无比的锡铁锅盖。凡平不由得哆嗦了一下，感觉自己的身子也突然被压扁了几分。

鸟们在小楼周围一圈又一圈地落下，吐出嘴里衔着的一颗又一颗种子，旋即飞走了。

诡异的是，种子刚一落地，便倏地钻进了混杂着雪花颗粒的泥土里。

紧接着，白玉般的小芽迅速抽出，仿佛一根根银针。



再然后，一对对翠绿或者嫩黄的叶子快速张开，宛如一双手捧在一起的小手。

不多时，一根根硕长挺拔的树干飞速蹿起。蓦地，千枝齐展，万叶齐放。眨眼之间，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已拔地而起，将篱笆小院重重包围。

如果把这片森林比作碧蓝的大海，那么篱笆小院充其量只是海底的一块礁石，而凡平不过是一只趴在礁石上的带刺的小海胆罢了。

变化并没有就此结束。

郁郁葱葱的森林很快就变成了繁花似锦的森林。凡平确定这不是幻觉，他真的闻到了或浓或淡的芳香，这种自然的味道是任何香水都调制不出来的。

未几，繁花似锦的森林瞬间就又化作了霜叶如花的森林。扑面而来的绚丽，让凡平感到自己像是掉进了黄昏的彩霞里。

霜叶如花的森林顷刻间又纷纷凋零，只剩下数不尽的枯枝丫，宛如万千双巫婆们为了施展可怕的魔法而高高举起的干枯的手。

变化实在是太快了。

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，正在疯狂地拨动时间老人的钟盘，那三根代表年、月、日的指针于是转得飞快，成了一台功率强劲的风扇。

这刺骨的北风，便是这么一路吹来的吗？

这么一想，凡平更觉得自己的心被这凛冽的寒气给冻住了。



二、不速之熊

整整三天，凡平都把自己关在小屋里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时而神情恍惚，时而自言自语，饿了便吃些储藏室里的蜂蜜和红薯，特别无聊的时候，他也会一个人打扑克。那是一副可爱的动物扑克，光亮的卡纸上画了好些卡通造型的动物，有大熊，有狐狸，有兔子，有考拉，有肥猫，有牧羊犬，有猴子，也有狮子。他会把牌分成好几堆，再把自己想象成好几个人，喃喃自语着“我大，你小，要不起”，一把一把地玩着，以此打发时间。

他甚至连窗外也很少去看，似乎世间的一切都已与他无关。事实上，他与外面的世界，早就被那片骤然出现的神秘森林无情地隔离开了。

那么广袤无边的森林，凭自己的力量真的能走出去吗？凡平心中的答案是否定的。

他清点过储藏室的东西，省着点儿吃的话，大概可以撑到明年



春天。

明年春天之后呢？人活着，总要吃东西的吧。

等雪融化了之后，再耕种吗？来得及吗？来不及吧。

这片森林能结出好吃的果子吗？凡平苦笑，他并不认识几种树。

胡思乱想着，凡平忽然望向了那个壁炉，“死亡”两个字跳进了他的脑海。

壁炉里没有火，他不太敢再去那里生火，他忘不了院长的死。

没有火，屋子里越发冰冷了。

他也没有说话。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和谁去说话呢？

和窗外的鸟吗？似乎连鸟都忙着四处觅食，没工夫用嘴巴啄窗子了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很慢……虽然只是三天，却像过了三个世纪。

谁也没有想到，第三天的夜晚，一头橙色的大熊忽然敲开了篱笆小院的门。

“你好！”大熊粗犷的问候震落了门廊灯罩上的积灰，恍如飘雪。

“你好！”看到会说话的大熊，凡平先是下意识地用指甲抠了一下自己的手心，有轻微的痛感传来，凡平确信这不是幻觉。但他并没有感到多惊讶。院长去世后发生的一系列怪事，已让他具备了相当强的见怪不怪的能力。但怯于大熊那小山般的身躯，凡平还是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。

“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凡凡平平吗？”大熊扭动着肥硕的身躯，

毫不客气地挤开了凡平，“咚咚咚”走进了屋子，在餐桌旁的地板上一屁股坐下，一把端起桌上的茶壶，“咕咚咕咚”饮起了里面的蜂蜜水。

即便是坐在地上，大熊看上去还是比凡平高了一个头。

见凡平沉默不语，熊又问了一遍。

“对不起，熊先生，我还没邀请您进来呢！而且，我叫凡平，不叫凡凡平平。而且的而且，我是现实中的，不是传说中的。而且的而且的而且，我还没请您喝茶呢！而——”一旦开口，凡平的话匣子就关不上了，仿佛要把这些天欠下的话，一股脑儿都抛出来。但他面对的毕竟是头壮实的大熊，虽然极力掩饰，但颤颤抖抖的语音还是出卖了他心底的害怕。

“别说啦，你说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。你也不用害怕，我既不吃人，也不打人，甚至不挠人痒痒，我是一头人畜无害的熊。”熊摆了摆手，打断了凡平的话。

“您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如果错了，就请您去别处找找吧。”凡平气呼呼地站到门口，做了一个送客的手势，他最讨厌又没礼貌又喜欢装腔作势的人了。

但今天的不速之客不是人，而是熊。

熊不仅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还发出了抱怨：“什么嘛，这么冷的天，壁炉为什么不点？”

见凡平不理睬他，反而抱着柴火往外丢，熊又小口小口地吃起了碟子里的红薯。他当然想大口大口地吃，但人类小孩蒸的那一碟



小红薯，显然是不够他塞牙缝的。

“你肯定找错人了，快出去！”要不是凡平脾气好，他的肺早就气炸了。

“怎么会？我可是一头不会犯错的熊，而且我是在顿顿的静河的倒影里认识你的。”熊不理睬凡平的愤怒，只是扭着屁股转着脖子东张西望着，似乎还在寻找什么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，直到确认屋里再没有让他感兴趣的食物后，这才继续说道，“每一次你从无澜水波中出现，我都听见你反反复复嘟囔着同一句话——凡凡平平，叫我我我，凡凡平平，我叫——所以，我一直以为你的名字就是凡凡平平。”

“顿顿的静河？我从没听说过世上有这样一条河，肯定是你瞎编的。”

“不，你听说过，就在刚才，是我告诉你的。”居然还是头擅长强词夺理的熊。

“名字这么古里古怪，这条河一定也很稀奇古怪。”熊的言行举止，让凡平想到了黏糊糊的牛皮糖。他知道自己绝对撵不走熊，便“砰”一声用力把门关上，悻悻地坐回了餐桌边。刚才的一通抱怨，令他不自觉觉得有些口渴，便抓起了熊刚刚放下的茶壶。手感很轻，轻得差点儿从凡平手里掉下来，凡平赶紧摇了摇，果然没有一丝声响，茶壶彻底空了。

“嘿！”凡平恶狠狠地瞪了熊一眼。

熊的脸竟然不好意思地红了，脖子也缩进了身体里，看上去憨



憨的：“抱歉，我刚才又冷又累又渴又饿，所以就……你知道的，冬天到了嘛！”

“你把自己说得这么可怜，为什么不干脆去冬眠呢？”凡平觉得熊的理由很牵强。

“我们熊类本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冬眠动物，况且像我这么有头有脸的熊，无论到哪儿去，都不愁没人请我吃饭，根本用不着冬眠。更何况，我有钱，非常非常有钱。”熊得意地从兜里掏出几颗闪着橘黄色光泽的珠子，慢悠悠地在凡平眼前晃了晃，“瞧，这些夕阳珠就够我在你这里大吃大喝，住上一整个冬天了。”

“不就几颗玻璃弹珠嘛，还没冬珊瑚的果子好看呢！”凡平不屑地哼了一声，眼角不自禁地瞅向了屋角的那盆冬珊瑚。那是几年前的秋天，凡平和院长一起去远处的潺涓溪边挖来的。只要放在室内悉心照料，这种植物的橙色浆果便能挂上一整个冬天，好似一团经久不灭的烟花，又好像满天的星辰。

院长曾告诉过凡平：“凡平啊，可别小看了这冬珊瑚，它可是一种神话中的植物呢！”

那眼神，那语气，完全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但凡平至今并没有发现它与神话有什么关系。

熊这回倒没有辩解，只是轻轻掰开了凡平的手，把其中一颗夕阳珠放进了他的掌心。猛然间，凡平只觉得有一股涓涓暖流，从手掌开始，先是缓缓流经他的手臂，再是注入他的心脏，最后，由心脏的跃动将温馨与感动传遍了全身。